

# 大山里行走的树



刘向晨

来到老挝，我们驱车驶往上寮高原的深山密林，那里有一群在大山里行走的树——中国电力建设者。

开启这段旅程时，我感到新鲜和激动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变得有些消沉起来。因为山太多，路太长。虽满眼翠绿，却少见人烟；虽云蒸霞蔚，却如坠云端。那条曲折的山路，似乎永无尽头，不知延伸到什么时候，又通往什么地方……

当晚霞满天时，我们的面前终于出现了一座巍峨的大坝。李师傅向我们走来。他是陕西安康人，已在老挝做了8年多的南俄5水电站大坝守护者。走近了，我才看清他的面庞，消瘦、黝黑、满是皱纹，眼睛却很亮，或许

正是这大山的寂寥和夜的漆黑，练就了这样的眼神。

同他聊天，我才知道，他的工作和大山一样沉默。他每天都要对大坝坝体、电站应急柴油发电机、400伏低压配电室设备、泄洪闸门、起臂设备、引流进水口闸门等进行巡检，填写记录。爬上爬下，里里外外，李师傅看得格外仔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有些强迫症，任何一个点看不到，心里就放不下。

3年前旱季的一天，李师傅发现大坝附近的山坡上冒起了浓烟。在营地消防人员赶到之前，他第一时间组织附近的道路维护队伍开始扑火作业，火势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，保护了大坝的设备设施安全。

最大的考验是雨季。7年前，老挝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，水库水位超过警戒线。在打开三口闸门泄洪的夜里，李师傅站在疾风骤雨中，一守就是一个通宵，时刻盯着上涨的水位线，为防洪调度工作提供最及时的第一手水文数据。

南俄5水电站负责为老挝首都万象以及北部山区输送电力，也是中老友谊的见证。

2020年，南俄5水电站被授予老挝国家劳动奖章。“守好大坝也就是为老挝人民守护家园，这份工作重要且光荣。”李师傅说。

工作之余，李师傅也会自己找些“乐子”。他开垦出了两分菜地，种了些瓜果蔬菜，偶尔也会钓鱼，增加点“野味”食材。他最幸福的时刻，是用时断时续的网络跟儿子打视频。其实，他的儿子也在老挝，正在参与另一座中国公司投资的水电站的建设。虽同在老挝，但山川阻隔、工作繁忙，父子俩从未在老挝见过面，只有在相同的时间回国休假时才能相遇。

天空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面前的大山和远处的天际混沌成一片漆黑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向着峡谷里、大坝上的我们，挤压合拢过来。李师傅笑呵呵地招呼我们：“天不早了，别忙着赶路，我给你们做碗面吃。”

值班室连着卧室，后面是厨房，所用食材需要每半个月到50公里外的县城采购。面是扯出来的裤带面，卤子是肉丁加各种时蔬的大杂烩。每人一大碗，就着大蒜，伴着辣椒油，配着陈醋，囫囵而下，精神大振。

没想到，异国他乡，大山深处，能得一碗正宗裤带面，可填肚子，亦解乡愁。李师傅说，从小到大，每天都少不了裤带面，这里虽离家几千公里，但吃上这碗面，就像父母妻儿都在身旁，这工作就有干劲，这日子就有盼头。

咬得菜根，百事可做。守得寂寞，不问东西。

天地一色，苍茫浩瀚。多少风雨，几度春秋。在这片热土上，从十几年前的勘测设计人员、施工建设人员，到现在的运维人员、看护人员，他们，就是这大山深处行走的树。

离开的时候，我跟李师傅握手告别。他的手掌结着茧子，骨节生硬却温暖。他因为一碗面的简陋招待而连声抱歉，我感觉他像一位故乡的大叔，和蔼可亲，令人尊敬。

在中国，在世界，有多少像李师傅这样的电建人，虽寂寥，却坦然，不喧嚣，自伟岸。扎根一片沃土，头顶一片蓝天，自担风雨，长成一棵树，连成一座林，留下一片绿荫，造福一方百姓……

## 父亲的送考饭

袁家莉

高考，是一场青春的仪式，也是一段记忆深处的烙印。它不只属于考生自己，更牵动着整个家庭的心绪。而我对那三天最深的记忆，却并不是考场上的奋笔疾书，而是父亲每天中午送来的一盒饭。

那是1998年的夏天，高考还安排在七月。天气闷热得像是要把人压进空气里。我被分到离家十公里外的中学考试，骑车要40分钟。母亲原本说要送饭，但父亲却摆摆手：“你忙，还是我去吧。”

我知道他其实很紧张。平日里话不多的父亲，在我临考前几周总有意无意地问我复习得怎么样，又怕问多了给我压力，常会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第一天上午是语文，我一边答题一边想着中午吃什么。铃声一响，我几乎是冲出教室，远远就看见父亲站在校门外的大槐树下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，手里拎着一个保温袋，脚上那双旧皮鞋不知走了多少路，鞋带松了也没系。

“吃点热的，别饿着。”他说着，从袋子里掏出一个不锈钢饭盒。掀开盖子，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——是我最爱吃的土豆炖鸡块，还有炒青菜和一碗紫菜蛋花汤。饭盒底下还压着一张纸巾，上面是他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的：加油，闺女！

我吃得很快，父亲坐在旁边也不说话，只是时不时抬头看看天，又低头看我有没有吃饱。吃完后，他接过饭盒，叮嘱我别喝凉水，午休时把外套盖在肚子上。然后他站起身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说：“我得赶紧回去了，下午还要上班。”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，竟也能让我鼻子一酸。

第二天考数学，我有些紧张。刚走出考场，远远就看见父亲站在原来的位置，手里还是那个保温袋。那天特别热，他的额头全是汗，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。他见我来了，笑着递过饭盒：“今天给你做了绿豆粥，解暑的。”我打开一看，果然，除了绿豆粥，还有煎得金黄的鸡蛋饼和几片腌黄瓜。我一边吃一边听他讲单位里的趣事，那些轻松的话语像一阵风，吹散了我心头的阴云。

第三天最后一科结束，我走出校门，远远就看到父亲等在那里。他依旧穿着那件蓝衬衫，脸上多了一丝笑意。我跑过去，把头靠在他肩上，低声说了句：“谢谢爸爸。”他愣了一下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背，什么也没说。

后来我从母亲口中得知，那几天父亲每天凌晨五点就起床做饭。他怕耽误我吃饭，每次都匆匆赶来，又匆匆离去，连一口水都没喝。那年夏天，他瘦了几斤。

如今，我已经工作多年，有时在办公室点外卖，看着塑料盒里冷掉的饭菜，总会想起那个蓝色身影和那个热腾腾的饭盒。那一顿顿送考饭里，藏着父亲说不出的爱与牵挂。

## 风雨莫干山

张永生

清晨，淅淅沥沥的雨声，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四月的江南，总是和甘霖不期而遇，看来，久久期待的莫干山之旅，只能风雨兼程了。

中巴车盘着山路前行，思绪却在历史的某一瞬间定格。1954年的料峭三月，毛主席在杭州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期间，也是从东路启程，翻过盘山路登上莫干山，下榻在位于山腰的皇后饭店，并留下七绝诗一首：翻身跃入七房房，回首峰峦入莽苍。四十八盘才走过，风驰又已到钱塘。

而在皇后饭店遥遥相对的另一座山头，其中的松月庐别墅，据说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新婚蜜月时，曾来过此地。此后国民党的几次重要会议，都和这里结下不解之缘。

莫干山，人文历史悠久。早在春秋战国期间，吴王阖闾命铸剑师干将、莫邪夫妇在此铸剑，历尽艰辛，二人终于铸成锋利无比的雌雄双剑——这也是莫干山名字的由来。1978年1月，徐迟在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中描写青年数学家陈景润攻克数学难题时，就化用了干将、莫邪铸剑的典故，以形容陈景润为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所付出的艰辛。

坐在中巴车上，明显感到风雨小了许多。对面山头的裸心堡时隐时现，满山遍野的外国别墅群洋家乐在映山红簇拥下，百态千姿。石板路上，游客多了起来，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山上的温度明显比山脚低了许多，走在似雾似雨又似风的人间四月沟壑历史，脚下就是经过1800多级阶梯后通向历史深处的干将铸剑池。因为下雨阶滑，出于安全考虑，我们最终望而却步，但跨越千年的历史风云，却在心中翻腾……

## 蜀村

田万里

蜀村乃久负盛名的花卉之乡。

相传1700多年前，阿斗刘禅被司马昭秘密押送于此，在蜀村被监视居住长达8年之久。这期间，他与民同乐，多工善事，养花种草，颐养天年。就这样，在刘禅带领下，当地人开始了养花种草，刘禅因此也被称作蜀村的“花神”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蜀村及阿斗寨先后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，一个是著名史学家牛桂林，他们分别对蜀村及其周围进行了实地考察。不久，孟繁仁发表《揭开阿斗晚年行踪之谜》一文，牛桂林发表学术论著《阿斗魂归何方》，他们一致认为，司马昭父子收降刘禅后，为防变故，就把刘禅及其家属、随从，从洛阳秘密押送至鹤壁北的蜀村，并且得出刘禅就埋葬于此的结论。

蜀村一带流传着关于刘禅的大量故事。蜀村方圆一二十里内，大多地名来历，都与刘禅有关，比如龙官、马庄、阎寨、龙泉、彰武，等等。与蜀村毗邻的龙官村，传说曾是刘禅的“龙宫”所在地。其周边为7个阎村和4个马庄，分别是司马昭派来监视刘禅的军队驻扎地，或饲养战马的地方。蜀村南面的小山坡自古就被称作将军寨，当年负责监视的一个将军死后埋葬于此，时间一久，人们便称小山坡为将军寨。

刘禅在来到蜀村不久，因思念故乡，常常面对向西的方向泪流不止。金沙江的涛声时常响彻耳畔，万柏山下的这一条河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当地人就称其为金线河了。蜀村北边的龙泉村是他们日常取水或饮马的地方，“龙泉”这个名字也是从民间叫起来的。彰武村位于北面，相传刘禅是以他父亲刘备的年号“章武”命名的。

除了阿斗，现在蜀村最有名的是花卉产业。蜀村培植的花卉苗木，即使移植到别的地方，成活率依然很高，蜀村的花卉产品因而十分畅销。如今，蜀村花匠的足迹已遍及大江南北。

## 土炕和花被子

张裕臣

我在土炕上降生  
至今坍塌的土炕还浸染着母亲  
痛苦的呼喊和我降生时的哭声  
方方的花被子把我轻轻包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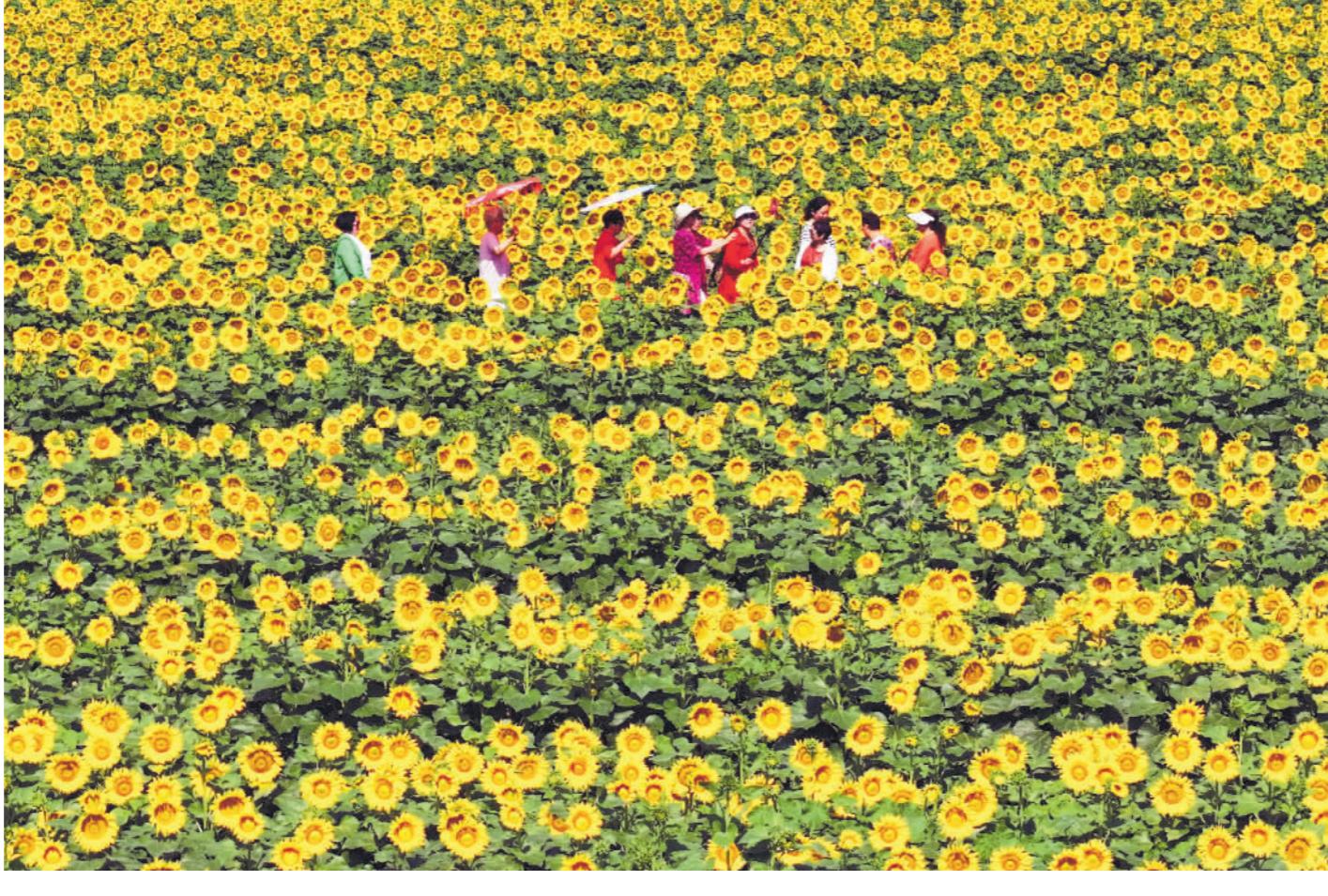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，跑累了倒头就睡  
土炕像母亲一样呵护我安然入梦  
睡得那么踏实，有时呓语如歌  
接续长大的花被子被我踹来踹去

青年时，家成了我的旅舍  
土炕就像是父亲那宽宽的脊梁  
托着我瘦弱的身体，承接我的疲惫  
而我常常抱着破被子偷偷啜泣

壮年时，我已落户繁华都市  
土炕早已换成了松软宽大的木床  
怀抱妻儿不说家乡月亮  
丝绸被子上鲜花和蝴蝶翩翩起舞

老了呀，木床让我辗转反侧  
想起降生我的土炕  
想听听母亲的呼唤，看看父亲的脊梁  
想再盖一盖那沉重的花被子

## 一生向阳



6月4日，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张楼村葵花种植基地，游客在赏花游玩。金色的向日葵宛如一张张灿烂的笑容，吸引众多游客徜徉花海。

视觉中国 供图

## 夏日河语

哈大笑，那笑声久久回荡在崖畔。

当我们玩累了，母亲也快把衣服洗干净了。找一些平缓干净的地方，我们把衣服平铺开来晾晒。夏日炎炎，衣服很快就被晒得滚烫，充满了阳光的味道。

母亲洗完衣服，总会带我去河边的菜园采摘。一畦畦菜地挤挤挨挨，青翠的藤蔓攀着枯树枝用力生长，泥土的芬芳混着瓜果的清香扑面而来。西红柿红得发亮，黄瓜顶着嫩黄的小花，紫色的茄子沉甸甸地挂在枝头，金黄色的黄花菜随风轻轻摇晃。母亲总会将最红最圆的西红柿摘下给我吃，咬一口，酸酸甜甜，满口的西红柿汁混着直溜溜的口水一起下肚，真是解渴。

跑累了，我们干脆脱下鞋子，赤脚踩在泥巴里，几只小脚丫顺时针转呀转，不一会儿就聚起一滩水，凉丝丝的泥水从脚趾缝里挤出来，痒得我们咯咯直笑。把泥脚伸进河里冲洗时，成群的小蝌蚪会游过来，轻轻划过我们的脚丫，就像触发到大笑的机关，惹得我们哈

哈大笑，那笑声久久回荡在崖畔。干旱时节，那一园子的菜，全靠母亲从河里挑水浇园。她瘦削的肩膀上压着颤悠悠的扁担，来回往返于河水与菜园子，一趟又一趟，一担又一担，河水和汗水一同浸透了母亲的衣衫。母亲弓着腰在园子里忙碌的身影，是我记忆里最深的画面。

离开故乡二十余载，我再没有机会亲近这条河。在城市的喧闹中，我时常想起母亲弯腰浇灌菜园的背影，想起那些被阳光晒得发烫的农裳。偶尔在梦中，我又变成了那个赤脚奔跑的孩子，踩着清凉的河水，追逐着蜻蜓的翅膀。醒来时，耳边似乎还回荡着河流的轻声细语，混合着儿时的开怀大笑，那么近，又那么远。

水干鱼尽之后，工程还只算完成了一半。接下来，就要开始捉泥鳅。两手把黑黝黝的淤泥一寸寸地往后扒开，就能看见长着小胡须的泥鳅在泥里蠕动，一碰到就要迅速捉住放进盆里。泥鳅捉完了，还要把缸里的田螺、河蚌捡走，真正做到颗粒归仓。

岸完凼，我把此前筑起的两个拦水小堤推倒，让水自然流动。水动则鱼生，过个十天半月，又会有一些鱼虾出现在凼里。

回到家里，母亲早已切好辣椒、生姜等鱼下锅。我连忙用清水将鱼虾淘洗几遍，稍大一点的要清除内脏，小一点的直接下锅。这些我亲手捕获的鱼虾，无论是用酒糟黄焖，还是用辣椒爆炒，味道都极好。一端上桌，红的虾、黄的鲤、青的鲫、五颜六色的鳑鲏，光看一眼就胃口大开。因此，每当我出去岸凼，母亲都会多抓一把米做晚饭。

记得小学语文老师曾布置一道作文题“记一件有趣的事”，我当即就想到岸凼。但那时我完全不知道汉语里有这个词，无奈之下，只能在作文中“变通”表述——“我用小桶把小溪里的水慢慢舀干”。

那时的乡村生活贫穷而单调，岸凼这种既快乐又解馋的事，对山野顽童来说简直是致命的诱惑。时光荏苒，不知现在，又是哪一帮顽童，在接着岸凼曾岸过的凼，是不是和我当年一样快乐。

## 童年乐事岸凼记

肖春红

儿时在湘南农村老家，最快乐的事就是戽(hù)凼(dàng)。每每想起那种快乐，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替代和超越。

故乡属典型的江南丘陵，既是山区，又是水乡。翠绿的群山环抱着一口口池塘、一块块稻田和一道道沟渠。可以说，凡有水必有凼，凡有凼必有鱼，凡有鱼必去戽凼。

夏秋季节，如果天气晴好，我哼着童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都会特别留意路边沟渠里的水凼，有时还会蹲在凼边仔细观察水里的动静，看有没有鱼，值不值得戽。比较了几口凼后，才确定目标。

我回到家，提一只塑料桶，端一个塑料盆，换一双海绵拖鞋，直奔事先踩好点的水凼。

到了凼边，先用盆舀半盆清水，以备装鱼之用，再用稻草和泥巴筑两道小堤，拦住凼水

的进出口。接下来，就是一手提桶边，一手扶桶底，开始一桶一桶地从凼里往凼外的低洼处戽水，同时注意凼里的响动，推断鱼虾的种类和大小。

当凼到一半的水位时，就要适当放慢速度，减少每桶的水量，并要把水往凼外低处的草地上戽，防止把鱼虾连水戽出去后找不着。这时就可以开始捕捉浮出水面的小鱼小虾了。

凼里的鱼虾种类繁多，最常见的有鲫鱼、鲤鱼、鳑鲏、沙塘鳢、麦穗鱼、黄颡鱼、黄鳝、泥鳅、河虾等，偶尔还能见到螃蟹，但基本上不会有青草鲢鳙四大家鱼。

捕捉这些小鱼虾也是一门技术活，弄不好，半天捉不着一条，还会被泥水溅成大花脸，甚至受点小伤。比如，捉鲫鱼和鲤鱼时，要从后面直接紧扣住它的头部，不能捉中间和尾部。遇到黄鳝、泥鳅时，一定要用双手同时控制其头部和身体，防止从手中滑脱。

至于碰到俗称“黄鸭叫”的黄颡鱼，则要分外小心，因为这是一种自带“防身武器”的凶猛淡水鱼，背鳍和胸鳍长着三根硬刺，一旦被其刺着手指，又痒又痛。捉时只能瞅准机会，捏住其背鳍的硬刺根部，再提起放进盆里。

最好捉的鱼就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鳑鲏了，从其前后左右都可以单手轻松捉住，这种鱼可以说既“美丽”又“温柔”。

还有一种俗称“趴地虎”的沙塘鳢，个头虽小，却全身是肉，黑褐色，趴在淤泥上面一动不动，容易逃过我们的眼睛，发现时用手指头轻轻一捏就捉住了。

水快岸干时，我一边小心地往外小桶地戽水，一边忙着捉四处逃窜的鱼虾，小小的凼里顿时兵荒马乱。这时捉鱼虾，就像瓮中捉鳖一样，一抓一个准。抓一条小鱼扔进盆里，“啪”的一声响，“哗啦”一阵小水花。一条接一条欢快地捉着，感觉自己就是这天地山水间的王。